



难忘的教诲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难忘的教诲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2年·武汉

难忘的教诲

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書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5 印張 • 103,000字 印数1—10,000

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: T10106 • 485

定价: (5) 0.30元

編輯者的說明

为了学习革命前輩艰苦奋斗、不怕困难、发憤图强、自力更生的精神，进一步发揚党的光荣傳統，我們从“星火燎原”“紅旗飄飄”等書中，选出了二十六篇文章，編成这个集子，供农村基层干部閱讀。

选輯的文章，从不同的角度上，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面貌，描繪了革命前輩的英雄形象和高貴品質。讀了这些文章，可以从中吸取巨大的力量，鼓足干劲、扎扎实实做好工作。

一九六二年二月

目 录

“这座山，宅革命！”	朱良才	1
“紅軍鞋”	江耀輝	4
草地第四天	肖文玖	7
九个炊事員	謝方祠	12
友爱	黃玉昆	17
雪山散記	田国浩等	21
难忘的师长	熊 晃	29
母与子	肖新書	35
咱班的“王政委”	赵連成	40
生命	邓仕俊	46
草地記事	楊天貴等	51
采藥	范自愛	63
要做革命的“魯班石”	刘泮林	68
贛南游击詞	陈 毅	72
难忘的教誨	程悅长	74
毛主席視察南泥灣	董廷恒	81
記一輛紡車	吳伯簫	88
三件宝	馬国昌	93
“軍火田”	邢四娃	100

紙和筆	蒲 光	108
炮和炮弹的故事	程重远	111
在五月反“扫蕩”的日子里	李克良	116
渡荒	張緒新	123
一双鞋	董 超	127
白手成家	刘韵秋	133

——記三五九旅大光紡織厂

淮海区扎根記	刘 震	145
--------	-----	-----

“这座山，它革命！”

朱 夏 才

一九二八年四月里，毛澤东同志、朱德同志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上会师。蒋介石便调动湖南、江西两省的主力部队，拼命围攻我们，并且大肆吹嘘：要把红军消灭在井冈山上。

年青的工农红军，武器非常低劣，当时只有二十八、三十两个团有枪，是主力军；其他的，如二十九、三十六等几个团的武器，几乎全部是梭标、长矛，很少有枪。对付那些数量和装备均占优势的敌人，用的是游击战术：在这山打了胜仗，便翻到那山休整；等敌人跌跌撞撞追到那山，我们则以逸待劳，趁他们喘息未定，“匡啷”一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又迅速的转移到山的另一面，练兵和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去了。这样我们三翻两翻，敌人前后挨打，拖来拖去，晕头转向，只好溃退或被消灭。

井冈山，方圆三百多里，山高崖陡，树密林深，从山下到五井①，要磨去整整一天时间。在这些拖着敌人打的日子里，同志们虽然心里都充满了胜利的快乐，但由于行军作战

① 五井：上、中、下、大、小五个村名。

极其频繁，于是“翻山怕苦”、“打向城市”的思想，也就在少部分同志中产生了；有时流露出来，便不期而然的埋怨起井冈山来。毛澤东同志对群众思想情绪变化的察觉力是那样敏锐和深刻，他认为这种思想情绪是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反革命作长期、艰苦、残酷而又曲折的武装斗争原则是不相容的。防患于未然，要及早解决它。一个初秋的早晨，毛澤东同志将全军集合在一个北山脚下，来讲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問題。

毛澤东同志的讲话，是那样通俗有力，用极平常的小事例，讲解着革命的大道理。可是原话我已经忘记了，只能忆述其大意：有人嫌井冈山高，嫌井冈山大，今天东山，明天西山，爬山爬厌了，不愿意再爬它，想打到城市里去。这种思想错了。要知道：井冈山，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，爬酸了我们的腿，但是，它给我们存粮食，给我们作根据地，便利我们机动，便利我们打击敌人。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？我们每逢爬它一次，就打一次胜仗，消灭一些敌人；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，就会多打几次胜仗，多消灭一些敌人。所以说：这座山它革命，这座山是革命的山。因此我们要保护它、爱护它，我们不要害怕多爬它，更不要讨厌它。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座革命的山，有党的正确领导，有广大群众的拥护，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英勇坚决的革命意志，再加上我们又有这样一位好军长（按指朱德同志），敌人吹牛的话就要反过来的——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，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。

讲到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，毛澤东同志打了一

个通俗有趣的比喻：革命要有根据地好象人要有屁股。人假若沒有屁股，便不能坐下来；要是老走着，老站着，定然不会持久；腿走酸了，站軟了，就会倒下去。革命有了根据地，才能够有地方休整，恢复气力，补充力量，再繼續战斗，扩大发展，走向最后胜利。

毛澤东同志的講話，澄清了同志們的錯誤思想，認識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。这个講話，对于后来建設中央革命根据地，以及十年土地革命运动的展开，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，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。这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講話。毛澤东同志的英明远見及其偉大的革命思想，将永远召示着我們。

（原載“星火燎原”第一集）

“紅 軍 鞋”

江 耀 輝

我們來到大雪山下。當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“神山”，意思是說除了“神仙”，就連鳥也飛不過去。還有的說，有年天旱，百姓們抬着菩薩上山求雨，事先沒有吃齋，神仙一怒，把人都扣留下了，一個沒下來。人們講得有声有色，煞有其事，把我們弄得也感到大雪山有點神秘可怕。

為了消除部队的顧慮，軍團首長向我們講明了雪山的情況；毛主席也說，“神山”不可怕，紅軍應該有志氣，和神仙比一比，一定要翻過山去。這些話，給了我們莫大的鼓舞。

出發前，上級規定每人要準備兩雙鞋，把腳保护好，而且特別強調，要認真執行。

我除了腳上的爛草鞋外，就剩一雙拴在皮帶上的“量天尺”了。我把它解下來，用手掂量着，心里湧起無限的感念。一首在江西中央蘇區流行的山歌，又在我的耳旁縈繞着：

送得哥哥前綫去，

做雙鞋子贈送你，

鞋上綉了七個字，

紅軍哥哥萬萬歲。

想起這首山歌，也就想到了我們離開中央蘇區時的情形。

那时候，我們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，舍不得离开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。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們一样，知道我們要出发，一清早就抬着各样的慰劳品来送别。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，把一双“紅軍鞋”塞給我。这是双非常結实的布鞋，鞋帮上綉着“慰劳紅軍战士”、“杀寇立功”的字句。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說：“孩子，带上这双鞋吧。要是这鞋一到紅軍的脚上，那就成了‘量天尺’了；地再广，山再高，你們也能把它‘量’完。”我看着老大爷，看着他手里的鞋子，感动得說不出話来。

从那以后，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間，成为我最好的伴侣；在艰难困苦的时候，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，去消灭敌人。

記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，我的脚負伤了。当时既沒有医藥，也沒有担架，我只得每天拖着負了伤脚，艰难地走着。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“量天尺”，穿在脚上。鞋底軟綿綿的，特別舒服。一穿上它，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，也就忘了伤痛。不久伤口好了，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，舍不得再穿，就又把鞋包起来挂在腰上……。

打遵义，我們連担任攻城任务。打得正有勁，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。仔細一看，原来一粒子彈穿过鞋子，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。要不是这双鞋，这顆子彈一定够我受的。同志們見了，都替我高兴，說这真是“救命鞋”。沒有負伤，我心里十分高兴。可是也很惋惜，因为鞋子被穿了个大窟窿。以后，我更加倍地爱惜它。

现在要过大雪山了，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說的話，

心里充滿了力量。是的，紅軍的脚是“量天尺”。我們就是用这个“尺”，从瑞金一步一步“量”到四川来的。今天我們又要用它来“量”这座連鳥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。

天朦朧亮，我們就开始爬山。朝上望望，只見云雾蒙蒙，山頂直插云霄。再往上走，天气突然变了，狂风吼叫，雪花飄飄。我是江西人，很少看到下大雪，起先，东瞧瞧，西望望，倒觉得蛮有趣。誰知越向上爬地勢越陡，一会竟下起鷄蛋那样大的冰雹。狂风夾着冰雹，吹打在我们只穿着一件夾衣的身上，渾身真象刀刮的一样。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，只觉得呼吸紧迫，渾身无力，只要稍微一松劲，脚就抬不起来了，但又不敢歇下来休息。我亲眼看見有三个同志抱在一起停下来想暖和一下，但他們再也沒有站起来。我暗地里流着眼泪，怀念着被大雪吞沒的同志，心里十分难受。

我是个炮兵，肩上扛着四十五斤的迫击炮筒，走起来就更难了。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，一步一步往前移，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，曾几次跌倒。每当我倒下，看到脚上的“量天尺”，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，好象有許多苏区的老乡在背后推着我前进。

终于爬过了雪山，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，低头看看那双“量天尺”，它沾滿了冰泥，脏得不成样子，真有点心痛。幸好除了子彈打的那个洞以外，別处还没有破，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，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。

(原載“星火燎原”第三集)

草地第四天

肖文玖

已經是進入草地的第四天了。

我們這個無線電隊，絕大部分同志已經兩天湯米沒沾牙了。可是我們仍頑強地背着電台，抬着馬達，艱難地前進着。因為同志們都知道，我們是先頭部队的電台，後邊有黨中央，有毛主席，有千千萬萬的戰友，他們時刻都在等候着我們用電台報告情況。

進草地前，我們也帶了兩天糧食，可是挑着機器行軍，特別容易餓，第一天就把它全部吃光了。從昨天起，大家就有些不支了。我老是覺得頭暈眼花，身上不斷出虛汗。在飢寒的折磨下，就連我們隊里最有力氣的挑夫老周也挑不動機器了，走起路來總是東倒西歪，呼哧呼哧直喘氣。

慢慢地，有幾個同志已餓得奄奄一息，倒在地上再也走不動了。我們真想背着他們走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們連抬電台的力量都不夠了，而這些機器又關乎着全軍的安危啊！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收容隊快些帶着吃的上來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遇到幾頭野牛。大家立刻高興起來，幾支槍一齊對準野牛開火。可是全身沒一點勁，端起槍手就發抖，那麼大的目標就是打不中。費了許多子彈才打死一頭，

每人只分到一小块肉，用茶缸在前面部队留下的篝火上煮了煮，便馬馬虎虎地填进了肚子。說来也奇怪，虽然牛肉还是半生不熟的，而且既无盐又无油，可吃起来滿有滋味。

下午三点鐘左右，前边部队遭到了敌人騎兵的阻击。战士们空着肚子勇敢应战，可身不由己，尽管机枪不住地叫，杀伤敌人却不多。战斗持續了几个小时，最后，我們不得不向后撤退。

撤出十几里路，挑伏老周和另外几个同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如果是在前进的路上，掉了队还可以有后面部队收容。可现在是撤退，后面是凶恶的反动派，我們怎么能把自已的同志留在这里？我們决定先把电台送走，然后再来抬他們。

当我们送走电台返回来的时候，老周又吃惊又关切，有气无力地对我說：

“政委，怎么回来啦？情况紧呀，你听，枪声多近，你們快走吧！”

是的，枪声的确很近。我催促他道：“我們是来抬你們的，咱們一起走吧！”

老周的眼睛睜开又閉上了，声音越来越微弱：“我是不行了，要抬……先抬他們吧。”

他一面說，一面用顫抖的手把我推开。

枪声越来越激烈了。我看着老周坚定的面孔，知道再說也沒用。在这紧急的情况下，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。我想：好吧，先抬別人，再抬他。

送走了别的同志，我們又回到老周跟前，把他抬走。

就这样，我們抬一会电台，再回来抬一会人，一段一段地往后撤。

又有一些人支持不住了。需要抬的人增多了，能抬別人的人不断减少。反动派的騎兵紧紧在后边釘着我們，子彈在头上乱飞。我們誰也不忍丟下自己的同志，能抬一步就抬一步，能抬一尺就抬一尺……。

黄昏，掩护部队和敌人厮杀的喊声，已清晰可聞。敌人离我們更近了。我們又一次把电台送到后边，回来抬人。这时老周紧紧抓着我的手，直盯着我，慢慢地說：

“政委，……不要管我，你們走吧！”

“不，老周，我們不能把你扔掉啊！”

“政委，”他不讓我說下去，“我知道同志們沒勁了，要是抬我也得象我一样。”說到这里，他沉默了。在晚霞的余輝中，我清楚地看到他臉上滾着兩顆亮晶晶的泪珠。停了一会，他又說：“我不能抬电台，已經对不起党了，再不能把你們也拖住呵！政委，电台重要啊！”

所有的同志都流了泪。誰都知道，老周自参軍以来，就挑着百十斤的担子，随着部队南征北战，东奔西跑。在过大渡河、翻夾金山的艰苦环境下，沒听他叹过一口气，沒見他皺过一次眉。他总是默默地工作，默默地走路。工作，工作，更多更好地工作，是他唯一的念头。就是在眼前这紧急的关头，他想的还是电台啊！

掩护部队已經撤到我們身边，严厉地催促我們：快撤退！

“政委，走！你們走！”老周象下命令似的，严肃地說了一句，然后翻过身去。

同志們看看老周，看看由身旁通过的掩护部队，又看看我，大家都在等我的决定。掩护部队就要过完了，时间这样紧迫！怎么办呢？抬吧，凭我们的体力抬着一个人，很难摆脱敌人的追击；丢下不管，连想一下这个念头，都是那样的痛苦。抬走，尽一切力量抬走。于是我说：

“抬走！”

老周身子震动了一下，又翻过身来，几乎是哀求似地说：

“不行啊，政委，电台要紧！”

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磨蹭下去，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，咬着牙向后跑。心里是想跑，可实际上比平时走的还慢。枪声越来越近，子弹擦着耳朵嗖嗖乱飞。可能是老周不愿牵连我们，他忽然猛一使劲，从我们手中挣脱，重重地跌在地上。大家都惊呼一声，把他围在当中。他的身子太弱，又经这一跌，眼睛渐渐合拢，呼吸非常缓慢，只是嘴唇还在微微颤动：

“……政委，我那个担子……交给四方面军来的那两位同志吧……他们……身体壮些，不会让电台受损失……”

他的眼睛合上了，手无力地落在地上。

“老周！老周！”我几乎是哭着呼唤，但回答我的却是敌人的一阵更加激烈的枪声。……

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老周，两只脚真象有千万斤重。

第二天，我遇到曾保堂营长。一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，热情地拥抱我说：“老肖，你没死啊！”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，只是在心里说：是的，我没死，电台也完好无缺，可老周却永远留在草地了。

曾保堂同志从腰間解下一条粮袋，这粮袋比腊腸还細，只有二寸长的一段装着炒綠豆。他分給我一半，說：“餓坏了吧？来！”

我看着手里的百十顆綠豆，鼻子一陣发酸。要是昨天有这么一点点綠豆，老周也許不致于……我抬起头来，望着老周死难的方向，默默地說：

“老周，你放心吧，我們一定把你留下的担子挑到底！”

（原載“星火燎原”第三集）